

菜花螺蛳

□叶建平

几天前，在桃花盛开的吴房村，同学们在农家乐中午聚餐。当老板娘端上一盆堆得满满当当，泛着盈盈青光的螺蛳时，我不禁脱口而出：“菜花螺蛳！”我的话音刚落，老板娘的脸上露出微笑，并不住点头确认。我操起筷子，夹起一颗螺蛳，“唆”的一声，顿时，满嘴盈满河鲜特有的清香。而后，我望着正忙着夹螺蛳的同学们，兴致瞬间高涨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什么是天花板级的螺蛳？”同学们皆是一脸茫然，实在想不出它还有什么特别的讲究。这时，我轻抿一口白酒，缓缓道起与螺蛳相关的往昔故事。

螺蛳，这在农村四季都生长的河鲜，在春季油菜花开的清明前夕，有着别样的风味。此时的螺蛳体内尚未孕育小螺蛳，肉质堪称最为饱满，味道亦是最为纯正，所以被人们亲切地称作“菜花螺蛳”。然而，清明一过，油菜花渐渐结籽，螺蛳体内便常常会出现那些让人倒胃口的小螺蛳。要是运气不好，不小心吃到一颗没挑出来的死臭螺蛳，那口感简直一落千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众多农家乐都谨慎挑选螺蛳，并且常常以“菜花螺蛳”作为招牌菜，以此吸引八方食客。

然而在市区，也有这么一家饭店，将螺蛳这道菜做到了天花板级。前几年，“人气美食”节目对这家饭店进行过介绍，其招牌菜便是源自阳澄湖的青壳螺蛳，每日限量供应十

盆，一旦售罄，便不再提供。为保证食客品尝到的每一颗螺蛳都是鲜活的，收购回来的螺蛳会在养殖池内暂养两三日，池中密密麻麻插满了小木条。他们每天只挑选攀爬在为数不多小木条上的螺蛳。这家饭店在食材挑选上已然如此精益求精，烹饪方面自然更是有门道，做出的菜品深受食客青睐。消息不胫而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家饭店的生意就此火爆起来。

虽说我从未踏入过市区这家饭店，但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有一次品尝螺蛳的美妙经历，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。

那是1995年百花争艳的时节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我与同事各自背着装满生活用品的旅行包，来到长江边的轮渡码头，首次踏上前往当时隶属宝山区、如今划归崇明区的横沙乡的旅程。

横沙乡至今尚未通汽车马路，是全市独一无二依靠轮船摆渡的乡镇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里人口稀少，几乎没有工厂排污，生态环境绝佳。遥想那时横沙乡纯粹依靠农业生产，环境更是纯净清幽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记得当时，我们乘船抵达岛上检查农业生产，当地相关人员热情周到地接待了我们。单位食堂里摆满了当地以河鲜为主的时令佳肴，其中便有一盆“菜花螺蛳”。对于螺蛳，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读小学时就跟着母亲在河里用三角网

捕捞螺蛳，夏季时，螺蛳更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常见的下饭小菜。

然而，当我嗦了一口横沙岛上的螺蛳，那滋味简直妙不可言，不仅毫无河泥味，而且清香鲜美，那种美妙的口感难以用言语来形容。

“为何这海岛上的螺蛳与大陆上的差别如此之大呢？”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当地陪同人员微微一笑，耐心解释道：“我们这座小岛的环境纯天然无污染，河水就像山间的小溪那般清澈。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的螺蛳，自然是大不一样。”听完这番话，我愈发觉得眼前这盆“菜花螺蛳”格外珍贵，实属可遇而不可求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可每当品尝螺蛳，尤其是菜花螺蛳时，那横沙岛上螺蛳的美味仿佛依然在口中悠悠回荡，而且随着时光的流转，愈发觉得这滋味珍贵无比。

同学们听完我讲述的这两个螺蛳“天花板”般的故事，不禁啧啧称奇，纷纷感慨这平日里价格亲民、随处可见的农家菜，竟然蕴含着如此曲折的门道。

我转头望向窗外，只见粉红色的桃花热烈绽放，不远处金黄色的油菜花也肆意盛开，如此美景美食，不禁又让我联想到“不时不食”这句谚语，同时联想到人生不同阶段也该做相应事情的道理。



报春 作者:楼胜鲜(鲜人,西冷印社社员)

炊烟(外一首)

□顾吾浩

炊烟，和着薄薄的晨雾，在山坳间升腾弥漫。

炊烟里有母亲慈祥的笑脸，有孩童打趣的欢闹，有豆子在锅中爆炒时的嘣啪作响。

远处的放牛娃，在炊烟里传来牛背上阵阵的牧笛声；微风乍起，炊烟裹着麻雀的啁啾，黄鹂的婉转鸣叫，冲破晨雾，划出一道缥缈的山乡晨曲。

炊烟是生命的旗帜，是游子千古乡愁的梦魇。只要有炊烟在，那是太阳和希望升起的地方。

石桥

苔藓啃食着桥拱的肋骨，水面浮起青铜色皱褶，像未寄出的信在雨天肿胀。尘封的岁月掩盖了你历史的沧桑，你是故乡不朽的地标和深沉的记忆。

皓月当空的夜晚，你与月

亮，与狗，与沉睡的屋脊厮守，不知地老天荒。那是故乡最美的诗，最美的画，直到融化在黎明的雾气中。

小木船切开了两岸斑驳的倒影，柳絮趁机劫走了所有水纹，那些踩过青石板脚步，在霜降后都碎成了齏粉。号子声声撕破了天边的云霞，任千年的风雨，与你亲吻洗刷。桥拱下流淌着载满春花秋月的船只，那是故乡永不停歇的血脉。

桥头的老茶馆，瓷杯底下沉着几个褪色的年号，氤氲的热气，飘逸的茶香，依然醉了桥栏上伫立的石狮。茶沫浮沉间，仿佛看到石桥上留下的纳凉的拖鞋，还有那童年时背着书包的身影。如今，金发碧眼都在这里溜达，直到月光爬上石栏，我们才看清石桥每道裂痕里，都透着祖辈不息的魂。

蓑衣情深

□王树才

春雨绵绵，如细密的珠帘轻轻垂挂于天际，滋润着这片沉睡已久的土地。万物在春雨的唤醒下，悄然复苏，展现出无尽的生机与活力。农耕的时节也随之而来，田野间渐渐忙碌起来。而今，农耕已步入机械化时代，人力需求大大减少，往昔的艰辛已化作历史的记忆。

回望那逝去的岁月，春耕时节，田间地头满是农民们忙碌的身影。耕地、撒秧、栽插，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人力的手工操作。那时的农民，身着蓑衣，头戴斗笠，成为了风雨中最为坚韧的存在。

蓑衣，取材于棕榈树的棕皮，就是缠绕在棕榈树身躯像头发一样的棕色皮毛。至今有的公园还有棕榈树的生存，一般都是经过改良长不高的观赏植物，不如广袤的田野田埂上，棕榈树节节攀高，高的超过了四米。勤劳的农民几乎是

攀爬楼梯上去，把棕皮一层一层地割下来，晒干，掸去灰垢，利用冬闲请来制蓑衣师傅。制蓑衣师傅上门像猪八戒那样，少不了一把四指耙(棕锄)，硬是把几张棕皮拉扯成丝,把棕丝搓成细绳。一旦把一张张棕皮按照图片摆平成型，就用细绳穿针走线。只见他拿着铁针穿来穿去，功夫了得，间隔均匀，条纹像乌龟脊背，条条露骨。它们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却有着防水耐用的特性，成为了农民们风雨中的守护者。

二月春水起，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湿透了衣衫容易患病，但春耕播种不能因天气误了农时，故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去耕耘，去播撒，去采摘。若天气放晴，蓑衣放在田坎上，敞开便成了一床铺盖，躺在上面稍作歇息，讨得一时快慰，满心欢喜。

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在风雨中劳作的情景，一直延续到

20世纪70年代。之后，被挂在柱壁上的蓑衣却挂在了秧田里。农家人根据想象，蓑衣体型酷似老鹰，偶尔在风中飘逸，可以驱赶破坏农作物的鸟兽。蓑衣最后的价值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蓑衣在风雨中陪伴着农民们度过了无数个农耕时节。它不仅是农民们遮风挡雨的工具，更是他们心中的一种精神寄托。穿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不误农时，在风雨中劳作，是农民们对土地的热爱，对生活的执着，也是对未来的期盼。

当下，农耕机械化已经普及，雨具时髦且多样化，蓑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然而，我偶尔经过古香古色的景点，却看到记忆中的蓑衣，作为一种纪念品呈现在人们的视线里。也许，这是一种眷恋，更是一种情怀，抑或对那些曾经身穿蓑衣、在风雨中劳作的农民们一种崇高的敬意。

与美丽的清晨一起亮相

□石路

看见窗帘透出的曙光
还有听那屋外的鸟鸣声
我的心也随之亮了
可以起床了
载着新一天,拥抱新日子
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
我又可以告诉人们
我在这里,喝着早茶
我在这里,想着美好
我在这里准备着现有一切
与美丽自然的清晨
一起亮相

我每天起得很早
越过星星,等待黎明
习惯和大地切磋

热爱与明日交汇
这样一天又一天的生活
让希望找到站台
使生命有了延续
走在小镇的街上
望去匆匆奔走的人们
看向眼前树叶的微微晃动
情不自禁地去接住太阳下
每一束光

清晨,我最看重的时分
它让我活得更明白
因为有了这每一天的初心
才有了往后的道路
但愿这一日日的凌晨
我能永续接任